

陆主海从：明代文人视野中的陆海观念 ——以吴还初对妈祖故事的建构为中心

潘茹红 (PAN Ruhong), 王 硕 (WANG Shuo), 李薇薇 (LI Weiwei)

摘 要

《天妃娘娘传》是明代吴还初创作的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是书以妈祖降服猴、鳄二妖为主线，系统梳理、建构了妈祖济世救民故事。吴本在承袭前人相关妈祖记述的基础上，对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的妈祖事迹进行重新整合与阐释构建，为后续妈祖题材书籍的创作延伸奠定坚实基础。吴在构建妈祖故事的过程中，体现出其对海洋的初步认识；在塑造妈祖形象时，有意淡化妈祖作为海神的传统印象，转而强调妈祖庇佑国家、护卫民众、解救苦难于世间的济世之神特质，这深刻反映出明代文人陆海失衡的认知观念与陆主海从的思想倾向。当前，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引领下，深入挖掘历史资源以丰富海洋文化内涵，对海洋教育的推进与传播具有显著优势。借鉴文学与历史学的视角，深入剖析吴作中对海洋的认识及明代文人视野中的陆海观念，有助于促进新时期海洋教育研究，为中国海洋教育史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

陆海观念；陆主海从；妈祖故事

作者简介：潘茹红 (PAN Ruhong)，女，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王 硕 (WANG Shuo)，男，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李薇薇 (LI Weiwei)，女，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Received: 7 Dec. 2024 / Accepted: 24 Dec.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5

Available online: 30 Apr. 2025

Print ISSN: 3078-316X; Online ISSN: 3104-5057 / ©2025 by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All rights reserved.

《天妃娘娘传》全称《新刻宣封护国天妃林娘娘出身济世正传》，又称《新刻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是明代“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余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梓”的一部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三十六年（1608）之间（王子成，2022），该书现藏于日本双红堂，孤本，当今流传的各版本均源于此。全书分上下两卷，共三十二回，其中第二回、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有缺，上图下文，插图共 306 幅。小说植根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以妈祖^①降服猴、鳄二妖为主线，叙写了天妃确立道心、拜师观音、投胎转世、机上救舟、护国救民、朝廷敕封、飞升成神等故事。

学界对《天妃娘娘传》的探讨或集中于吴还初的身份（黄永年，1989；官桂铨，1995；刘福铸，2003；程国赋，2007），或侧重于小说的成书时间（李献璋，1995，p. 31；王子成，2022），或倾向于小说中的妈祖形象分析（李献璋，1995，pp. 32-36；贾伟静，2011；黄志霖，2018），或着笔于《娘娘传》的价值阐释（罗春荣，2006，pp. 119-132），多强调妈祖形象塑造与故事建构的成功之处。近年来，海洋研究热度高居不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本文综合考量《天妃娘娘传》成书的时代与文学背景，结合小说故事情节，对比宋元明历史文献及民间传说中的妈祖故事与《天妃娘娘传》中的叙述，分析吴还初如何建构妈祖故事并重塑其形象，深度剖析吴作中陆海认知失衡及陆主海从观念，尝试对其海洋认知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明代文人视野中的陆海观念，以期助力新时代海洋教育^②的研究与发展。

一、成书背景：多方影响下的海洋图书创作

吴还初，名迁，字还初，自号南州散人，江西南昌人^③，明代小说作家，服务于建阳书肆。现存小说《天妃娘娘传》与《新民公案》两书，皆为建阳书坊刊刻。《天妃娘娘传》成书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三十六年（1608）之间（王子成，2022），正是特殊时代背景下，文人求索明志、兼收并蓄的文学产物。

（一）明中叶陆海双边危机愈发严重情况下寄思作品增多

明朝自立国始，便面临着复杂的陆海形势。北方陆地受蒙元残余势力威胁，该势力屡次进犯、挑衅明廷，对明朝陆地边疆构成了严峻挑战。明初，为应对这一问题，明太祖设立“九边体系”，与蒙古建立朝贡体制。至嘉靖年间，明世宗数次却贡蒙古^④，明蒙关系发展至低谷，最终双方只得兵戎相见（孟修，2010，p. 34）。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首领俺答因与明朝“互市”不成，发动兵变，先进犯大同，后兵临北京，史称“庚戌之变”^⑤。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俺答又多次来犯^⑥，至明隆庆五年（1571），明同意俺答通贡互市，此危机才得到解决。于海域局势而言，东南沿海屡遭倭寇侵扰，海防压力骤增，局势日益严峻。明代倭乱问题由来已久，自元世祖东征日本失败后，便时有海盗劫掠中国沿海，元末明初加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遣使与日本沟通，都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发生后，明廷再次对日本却贡^⑦，日本与明朝的贸易途径断绝，再加上海禁政策的实行遏制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民间走私活动，以及全球化开端之时西方势力东来，迫切希望与中国贸易，东南沿海倭寇^⑧日益肆虐。嘉靖三十一年（1552）持续十三年的倭乱爆发，北至胶东半岛，南到海南岛一带，都被波及。

受这一局势的影响，嘉靖以后书写陆、海边疆危机的文学作品增多，如成书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李亦辉，2012a）中频频涉及海、陆疆危机^⑨。《征播奏捷传

通俗演义》《杨家府演义》等万历年间刊刻的讲史演义都涉及陆疆危机，《西游记》《西洋记》《东游记》等长篇神魔小说、王慎中的纪实性散文《海上平倭记》、戚继光的诗歌《韬铃深处》《过文登营》等或叙写海洋环境，或记叙抗倭事迹，都与海洋密切相关，皆为明代双边危机下文人寄托忧思的作品。

（二）书坊业、通俗小说互渗影响下海洋图书创作繁荣发展

明初，因经济萎靡不振，加之与理学相悖的书籍遭到严厉禁毁，文学发展陷入相对沉寂之境。在此背景下，书坊业遭受重创，通俗小说的发展亦步履维艰，生存空间极为有限。明中叶，随着政治统治松弛、城市商业经济渐趋活跃、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学朝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方向发展（袁行霈，2005，p. 3）。同时民间书坊^⑥、通俗小说^⑦获得了发展空间，二者相互促进、互相成就。

民间书坊中，福建建阳书坊是率先发展至繁荣的。建阳书坊的小说刊刻可上溯至宋元时期，明前期文学发展受限，书坊刊刻的小说目前也所知阙如，宣德以后小说开始发展，嘉万年间达到鼎盛，“明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620）是建阳刻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吴世灯，1996，pp. 68-71），建阳书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蓬勃发展。嘉靖元年（1522），司礼监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大促进了通俗小说的产业发展，其后《水浒传》《平妖传》等相继刊行出版（陈大康，2020，pp. 229-230）。随之而出的通俗小说新作《皇明开运英武传》^⑧《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又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接连出版问世，亦广受欢迎，通俗小说正式进入繁盛阶段。建阳书坊以大量刊行畅销书为标榜。万历年间世德堂刊《西游记》^⑨一经刊行即成为畅销书，建阳书坊立刻跟进《西游记》的刊刻和销售，这也激起了书坊大量创作其他题材的神魔小说^⑩的热情（涂秀虹，2017，p. 107）。

受利益驱动，书坊主或亲自创作通俗小说，或雇佣底层文人撰写此类作品，《天妃娘娘妈传》的创作便与此有关。吴还初是受雇于建阳书坊的江西籍文人之一（程国赋，2007），其创作的通俗小说与书坊主的要求紧密相连。此时，大量作品相互模仿，进一步促进了明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便是由建阳书刻坊主熊大木仿照《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的创作。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反过来又推动了民间书坊业的发展与成熟。受当时海洋局势的影响，以及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相互渗透发展的共同作用，海洋图书创作发展至繁荣阶段，海洋图书编纂题材趋于多样化（潘茹红，2017，p. 111）。

（三）妈祖信仰渐趋盛行背景下妈祖故事的日益完善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朝，最初在莆田地区兴起，被视为福建的“乡土之神”（李伯重，1997）。随着天妃灵验事迹的传播以及宋代皇帝的多次加封^⑪，这一信仰逐渐扩展至沿海各地。至元代，海上漕运和海外贸易的兴盛进一步巩固了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的地

位。明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妈祖信仰达到顶峰（罗春荣，2006，p.79）。有关妈祖的宗教和文学作品开始涌现，妈祖故事也日渐丰富和完善，为吴还初后续创作妈祖故事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妈祖信仰的传播，进而推动了其信仰的深化，并影响了吴还初的小说创作。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并请求修建南京龙江天妃庙。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从海外返回，航海途中多次遭遇海上险情，向妈祖祝祷后方化险为夷，于是“新建（南京）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刺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条）同年，郑和再次起航，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返回。航行过程中，仰赖妈祖的庇护，朱棣感念妈祖护佑之功，于永乐七年（1409）正月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并将南京龙江天妃庙改名为天妃宫，赐匾额“弘仁普济天妃之宫”。之后，郑和于航海过程中，又数次受妈祖庇护，时人留下大量碑记、颂文等记录。因此，明王朝屡次赞誉妈祖之功德，为妈祖信仰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宗教叙事中对妈祖故事的神魔化演绎，为吴还初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一时期涉及妈祖故事的宗教叙事有《天妃灵验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等。《天妃灵验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于正统九年（1444）编纂完成，收于《正统道藏》，该经文从道教的视角出发，对妈祖的形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神魔化塑造，全面周详地建构了妈祖的出身、形象、封号、神职、神权以及相关经文、符咒等。刊行于明永乐至隆庆年间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李亦辉，2013b）对妈祖的故事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加入了妈祖“机上就亲”的传说。

最后，神魔小说所刻画的妈祖形象，深刻影响了吴还初对妈祖形象的塑造与呈现。现存最早记录妈祖事迹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文言志怪小说集——洪迈所著的《夷坚志》，其中《林夫人庙》《浮曦妃祠》两则记录了妈祖的灵异故事。之后，天妃的相关记载多见于碑记等民间传说与官方文献中，文学作品较少且多为短篇。明代，妈祖信仰达到了顶峰，描绘妈祖艺术形象的作品数量逐渐增多。《娘妈传》成书之前，除了上述的《天妃灵验经》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刻画妈祖形象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该书直接将妈祖塑造为海上救难的天神，多次救助陷入危难之境的郑和。

由此可见，吴还初所著《天妃娘娘传》是基于明中叶这一多元背景应运而生的海洋图书创作。彼时，海陆边疆危机频发，书坊业蓬勃发展，通俗小说空前繁荣，妈祖信仰逐渐普及，妈祖故事也日益完善。

二、故事建构：从零散记载到系统完善

自宋元明以来，官方多次对妈祖进行褒封和祭祀，民间信仰亦极为盛行，诸多文献载录其事迹。吴还初依据既有文献与民间传说，系统梳理妈祖身世及显圣故事，使妈祖故事由零散记载转为系统完备。

（一）出身来历：从简单记述到前世今生

现今见到最早记载妈祖出身事迹的是南宋廖鹏飞宋绍兴二十年（1150）所作《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文中载：“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歿，众为立庙于本屿。”宋代普遍认为妈祖源自莆田湄洲林氏，生前是巫女、有灵异，死后百姓立庙奉祀。至元代摒弃妈祖为“巫女”之说，进一步完善妈祖身世，建构其父母身份，并叙说妈祖为观音化身。明洪武元年（1368）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之间，即《天妃娘娘传》成书前，妈祖出身的记载大致与宋元相同^⑥。其中《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对妈祖来历进行简单神异化书写，认为妈祖母亲因观音优钵花受孕，怀胎十四个月，生有异香^⑦。以上对妈祖出身来历的记载虽有细微差别，但却不成系统，吴还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细化了妈祖的出身来历。值得注意的是，《天妃灵验经》将妈祖塑造为“斗中有妙行玉女”，直接影响了吴还初对妈祖前世身份的创作。吴对妈祖出身来历的建构有以下几点。

1. 对妈祖的来历进行神异化的塑造

吴还初笔下的妈祖前世为北天妙极星君之女玄真以及观音门徒，因除妖救厄而下凡转世。小说第一回“鳄猴精碧苑为怪”即指出“天妃者，乃北天妙极星君之女玄真是也”，第二回“玄真女得佛真传”则写了“妈祖”拜师观音之事，将妈祖塑造为观音门徒。第六回“玄真女兴化投胎”中，更是交代妈祖投胎转世是“奉上帝玉敕、观音懿旨，为政九州，行仁四海”进一步升格了妈祖的来历身份。

2. 对妈祖道心确立、投胎转世的前因进行建构

《天妃娘娘传》中妈祖道心的确立源于在碧游苑救护蝼蚁不及时，使它们丧生于鳄妖之口。小说开篇“鳄猴精碧苑为怪”一章中即写道，妈祖前世玄真端午节于碧游池观鱼，见池畔蝼蚁驻足难以通行，便以荷叶为舟，助它们“渡池”。池中有鳄妖作乱，玄真救助不及，舟覆，蝼蚁丧生鳄妖之口。后众蝼蚁托梦告知鳄、猴二妖作乱之事，并叮嘱她将在次日前往碧游苑游玩时，二妖“定行逆事”。之后玄真告诉她父亲北天之主想要捉拿二妖，却被二妖逃走。由此，玄真立下“此怪不除，儿誓不生”的誓言，同时确立济世之心。

3. 对妈祖投胎转世前的准备工作、投胎兴化府莆田县的原因以及投胎场景进行详细描述

《天妃娘娘传》的第六回“玄真女兴化投胎”指出玄真离开天庭后，先游览人间，

对世间之景有了大致了解。后因滨海有妖孽为祸，土地神因神职限制难以掌管海域：

水陆各一其司，某所职陆也。如有奸邪内侵，某所得而御之也。某之所不兼者水也。即有巨奸魁恶，某所不得而知之也。（pp. 20-21）

因此，无法庇佑百姓，加之玄真坚信海上作乱的妖怪正是先前逃脱的鳄妖，除鳄妖正是其投胎转世目的之一，遂决定投胎莆田，以便除妖。投胎前，先上报城隍，确定投胎的良辰吉时，并请六十四位神将护法。降生时：

当空不（布）着七星台，台上列七星灯。用八八六十四人，分立八方。各执旗帜……房中灵光耿耿，照耀如日。异香馥馥，次早不散。（p. 22）

吴还初巧妙地将历代文献中关于妈祖诞生于兴化府莆田县的记载，自然地融入其笔下的妈祖故事之中，彰显了妈祖非凡的出身。

此外，鉴于传统记载中普遍将妈祖的显圣时间定位于北宋时期，为了更准确地描绘书中陆地与海洋危机，吴还初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将妈祖的诞生时代追溯至东汉明帝时期。他以当时边疆危机的史实为依托，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天妃娘娘传》中，吴综合前人关于妈祖身世的记载，系统地整理她的前世事迹与身份，并详述妈祖转世过程，实现了妈祖出身来历从简略记述到前世今生完整叙事的深刻转变。

（二）显圣事迹：从散乱重复到线性梳理

廖鹏飞所著《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将妈祖的事迹主要分为显圣传道、救治水旱灾害、消疫除寇、拯救海难以及护佑使节等部分。后续记录多与前述相似。至元代，补充了妈祖庇护海上漕运的传说以及祈求妈祖降雨的故事。如：元延祐二年（1315），舍利性古撰《灵慈宫原庙记》即对妈祖护佑海上漕运之事进行记载。类似事迹还见之于《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灵济庙事迹记》《平江天妃庙题名记》《重建天妃宫》等。元至正二年（1342）黄潜《天目山祷雨》中记载向妈祖祈雨的事迹：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十六日丙辰…亭午抵玄雷山真庆观，白于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镏藉符檄、铁简投诸龙井如前仪……还，至矜潜县廨，雷雨大作，润泽所被，合境告足。（p. 24）

明朝，《天妃传》成书之前，文人着墨较多的是妈祖护佑使臣出使海外的事迹，如《御制宏仁普济天妃宫之碑》《通番事迹之记》《天妃之神灵应记》《千佛灵阁碑记》等都有记载。另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中讲述了妈祖海上救亲的故事，文中提到妈祖为救出海兄弟元神出窍，后被父母叫醒，长兄遇难海上，这是最早对妈祖“海上救亲”故事的书写^⑧。《天妃娘娘传》问世之前，关于妈祖显圣故事的描写陷于重复叙述的窠臼。元明两代的记载多沿袭自宋，鲜有创新与重构。这些故事散见于各种典籍中，

缺乏一个完整且系统的叙述框架。

吴对妈祖显圣事迹的重新诠释并非简单沿袭传统，而是在摒弃了诸如护佑使臣、降雨救灾、消除瘟疫等传统事迹的基础上，对妈祖机上救亲、湄洲显圣等经典故事进行了创新性改写，并新增了妈祖铁马渡江、鄱阳救护等事迹。其作中妈祖显圣事迹囊括机上救舟、湄洲显圣、铁马渡江、鄱阳救护、军中显圣、云头大战、收伏毛公、上表谢恩、子江救护、莆田护产、湄洲救护、白日飞升等。他以猴、鳄二妖在边疆作乱为背景，以妈祖海上救难、北上护国为主线，将散见于各类文献的妈祖事迹进行系统整合与构建，形成了一条清晰完整的故事脉络。

首先，吴本摒弃了妈祖诸如护佑使臣、降雨救灾、消除瘟疫等屡次重复记载的相关情节内容。如前所述，早在《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妈祖的显圣事迹涵盖显圣传道、救治水旱、消疫除寇、拯救海难、护佑使臣等多个方面。而后宋元明各代文献亦频繁沿袭此类叙述。然而，吴还初在其小说创作中并未对此类事迹加以书写。

其次，对机上救亲、湄洲显圣等故事的改写。如前所述，妈祖机上救亲的故事最早见于《三教源流源流大全》，该书记载妈祖为救护自家兄弟元神出窍，航行海上。吴还初小说中则将此事改写为救护他人，并与鳄妖海上作乱之事相融合，以此揭示妈祖第一次除鳄妖失败的原因，为后文湄洲救护再次降服鳄妖做铺垫，小说第九回“玄真女机上救舟”写道：

一日，是八月十五日……狂风大作，骤雨滂沱，百步之外，不辨牛马。女忽于机上睡去，转见那鳄精在东洋作怪，见有四五艘商船经过，起风作浪，欲沉没之。真见之，急取手系盒儿，化作一小舟，乘驾其所。鳄见真来，奋武扬威，与真斗法……身在机上，如醉如迷，且动且舞…安人闻言，急至视之……遂近前呼其名，而抚其肩，少顷安定…母问其故，女答曰：“……儿与鳄斗法，自午而今…为应母所呼，口放其一，四者随身登岸，一者已沉于水矣。”（pp. 32-33）

关于湄洲显圣等事迹，前有文献已有大量记载，多描述妈祖显灵传道，而吴还初别出心裁地将这些事迹与小说中的主线情节相融合，如第十五回“林二郎到山见妹”中就有妈祖显圣事迹的书写，作者将此与小说主线收伏猴妖相结合，借渔民之口与林二郎所见之景体现妈祖的神异性，不显突兀。

再次，对铁马渡江、鄱阳救护、莆田护产等事迹的书写。在《天妃娘娘传》成书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铁马渡江、鄱阳救护、军中显圣、云头大战、收伏毛公、上表谢恩、子江救护、莆田护产、白日飞升”等故事的文字记载，这些故事或是吴依据民间口耳相传的妈祖事迹之再创作，或是经过吴重新架构与精心构思的艺术呈现。小说第十六回

“林二郎铁马渡江”通过写林二郎自湄洲岛骑妈祖给予的铁马跨海渡江回家，进一步将妈祖形象神异化；第十八回“林真人鄱阳救护”写了妈祖在北上途中，于鄱阳湖除妖救难，体现了妈祖的神通广大，丰富了妈祖的神灵形象。其后，第十九回“林二郎护军西征”、第二十回“林真人云头大战”、第二十二回“弱水岩收伏毛公”、第二十六回“天妃妈上表谢恩”分别叙写了妈祖“军中显圣、云头大战、收伏毛公、上表谢恩”等故事，这些都与小说主线之一“降服猴妖”密切相关。其中，第二十六回“天妃妈上表谢恩”中对妈祖受封天妃后，向汉明帝上表谢恩，体现了妈祖人性的一面，彼时妈祖尚未飞升成神，这一事迹的详细刻画，进一步丰富了妈祖作为“人”的形象，使之更加饱满且立体。之后，第二十七回“天妃妈子江救护”、第二十九回“天妃妈收服白鸡”、第三十回“天妃妈湄洲救护”等是吴还初笔下妈祖被汉明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天妃林氏娘娘”后进行庇民的故事。第三十一回“天妃妈收服鳄精”是对小说另一主线妈祖收服鳄精的书写，与前文相呼应。小说最后一回“观音佛点度二郎”是整个小说的结尾，文中吴还初叙写了观音下凡度妈祖一家飞升成神之事，有始有终。

最后，对妈祖显圣事迹进行线性梳理与文学书写。《天妃娘娘传》成书之前，妈祖显圣事迹的文献记载较为散乱，都是以史学笔法进行记载，较少文学性书写。《天妃娘娘传》中，吴还初将妈祖显圣事迹进行线性建构，沿着小说主线，梳理妈祖显圣事迹的脉络，运用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表达方式进一步升华妈祖显圣事迹，将妈祖显圣事迹文学化。

综上所述，吴还初精心构筑的妈祖传说，不仅填补了关于妈祖起源的空白，还系统地整理了妈祖的神迹。他巧妙地将妈祖的传说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将其融入小说创作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妈祖故事的内涵，并有效地促进了妈祖事迹和信仰的广泛传播。同时，小说的情节与明中叶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书中西北边疆肆虐的猴妖象征着陆地危机，东南沿海猖獗的鳄精则代表着海上危机。妈祖救难庇民的显圣事迹以二妖下凡作乱起始，又以妈祖收服二妖做结，故事情节与现实相呼应，兼具文学性与深刻寓意。

三、海洋观念：初识海洋与陆主海从

吴作妈祖故事的叙述，体现出吴还初本人对海洋的认识，同时也折射出他对海洋的认识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其观念依旧以陆地为本位。明中叶，海禁背景下海防危机日益加剧，促使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开始更加重视对海洋的描述和书写，但彼时“重陆轻海、陆主海从”的传统观念依旧影响颇深。客居福建、博学多才又怀才不遇的吴还初（程国赋，2007），其创作的海洋图书《天妃娘娘传》亦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

（一）初识海洋：叙写海洋生物与寄托海洋忧思

作为明代边疆危机下创作的海洋图书，《天妃娘娘传》对妈祖海上救难事迹的叙写

正是基于“借助于想象或幻想寄托海洋忧思”（潘茹红，2017，p.161）之特征。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实行海禁政策，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停止郑和下西洋活动后，官方海洋活动仅限于封贡贸易。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导致明廷进一步加强了海禁政策。嘉靖三十一年（1552），由海禁政策和朝贡制度所引发的“大倭乱”爆发，历经十三载。海疆不靖、海防危机，激发一批朝廷官员、文人、学士对解决策略的思索，吴还初的创作正是对此的回应，是海洋意识初步凸显的体现。吴还初对海洋的认识体现在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对海上风涛之险的认识等几个方面。

首先，吴还初借助池中蝼蚁之难喻示海上风涛之险，彰显其对海洋灾难的初步了解。第一回“鳄猴精碧苑为怪”出现在妈祖“前世”道心确立的故事建构中，借助蝼蚁碧池遇难比喻民众航海之难、风涛之险。如前所述，妈祖道心确立、投胎转世便是源于“玄真女池中救蝼蚁未果”之事，此故事不仅是妈祖前身确立道心的起点，吴还初更在此以小见大，借蝼蚁喻人、以荷叶作舟、将碧游池比海、把池中风涛拟作海上风涛，通过此事将海上的风涛之险、航行之难展现出来。同时作者借玄真之口吟诗一首，表达海水之无情，顷刻间便沉船覆舟，其诗曰：“破穴求生径，逢涯便作舟。反覆无情水，浮沉顷刻休。”

其次，吴叙对海洋生物及相关特征进行神异化描写，体现其对海洋生物的初步认识。第一回“鳄猴精碧苑为怪”、第三回“四喉伯经营图伯”、第七回“鱼虾鳌大战东洋”、第八回“四喉伯四海为孽”描述了“鳄、鲛、鲈、蛇、鼉”等海洋生物，并结合它们的生物特征进行神异化描写。如第三回开头作者即通过猴妖之口指出鳄妖生活于激湍千里的汪洋大海，并于海中称霸为王，猴妖曰：

以吾纵观，东海四顾汪洋，激湍千里，天下之观止矣，尔可逃处其中，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可为政于天下。（p. 7）

后对鳄妖的外貌进行描述，原文载：

锐头尖甲，四口长须，真个生得古怪……蛟龙非种类，鱼鳖耻比拼……展眼睁睁如火炽，出声吼吼似雷鸣……形体强大……（pp. 7-8）

这些虽有夸张、神异化描写，但“锐头尖甲”、外表丑陋、声音洪亮、形体强大等都符合鳄鱼的生物特征。鲛、鲈相较于鳄鱼体型较小，吴还初通过鳄妖与鲛、鲈等妖的体型对比表现了这一点，如第七回“鱼虾鳌大战东洋”中鲈对此描述道：“尽吾国之广，不容其一足，合吾国之众，不大其一指。”

第三，吴还初描写妈祖海上救难，展现其对海洋灾难的初步体悟。第九回“玄真女机上救舟”阐述的是妈祖对海上商船的救助，“顷者有一鳄妖，于南日（海）之南湄洲之北，吞噬商船。观音菩萨命儿往救之。”第三十回“天妃妈湄洲救护”亦是对妈祖海

上救难、拯救渔民的描绘。第三十回中，先借湄洲岛守庙土主之口指出妈祖离岛后，海上沉没船只之多，表明海上风涛之险，土主道：

自娘娘离了宝殿，本山之内，安静如堵。独水洋中东北二面，十日之内，得安静者不得二三，商渔船之覆没者，不知几千百艘。昨日才于鸟姑之北，沉没多舡，惟今日得稍静而已。(p. 105)

之后便是对妈祖海上救难、除去鳄妖的叙写。这两则故事都体现了作者对海上风涛之险、海洋航行之难的认识，并寄希望于神灵，渴望得到救助。同时，东南沿海百姓出海经商、捕鱼，与明朝海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即使隆庆开海，也仅开放漳州月港。民间商人、渔民为了生计不畏风涛之险，妈祖的海上救护则是对他们的肯定。

由此，对海洋生物、海上之险的叙写体现了吴还初对海洋的初步认识，对海商、渔民的描写体现了他对明代海禁政策的反思，对妈祖海上救难的叙写则反映了他对超自然力量在海上危机中发挥作用的渴望。随着该书在明代的传播，海洋知识得到扩散，这有助于增强时人对海洋生物、海上风涛之险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海洋教育性质。然而，吴还初对海洋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陆地思维模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他通过陆地的视角来描绘海洋，对海疆危机的理解仅限于大自然的风涛之险，同时也折射出其对明中叶以来海疆危机的认识不够深刻。

（二）陆主海从：陆疆危机的铺陈与神灵的重塑

吴还初在其小说创作中，仍受到传统重陆轻海、陆主海从观念的影响，对海洋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作为小说主线的猴、鳄二妖，一个为祸西北，反映的是明中叶西北陆地边疆危机，一个作乱东南，代表明中叶海疆危机，吴在故事建构过程中，大量铺陈陆疆危机，简化海疆危机。

吴还初认为，海洋危机主要来自妖精鬼怪作乱造成的“自然灾害”。确切来说，明中叶之海洋危机主要与海禁背景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政策有关，是民间海商势力、日本幕府势力等“共同对抗”明廷的结果。吴还初在其书中以大量篇幅描绘妈祖北上除妖、解决国家陆地边疆危机，并由此衍生出林二郎这一人物形象，对于妈祖海上救难、鳄妖为祸海疆的叙写仅寥寥数笔，且不曾上升到国家层面，这表明吴还初即使初步认识到海洋，但依旧受传统重陆轻海、陆主海从观念的影响。

除上述之外，吴还初在其小说中刻画的妈祖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点。妈祖最早是福建的“乡土之神”，后来当地海商开始向妈祖祈求平安，妈祖形象才逐渐向“海神”嬗变，（李伯重，1997）前引廖鹏飞撰《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等碑文对宋代妈祖神灵形象的变化有所记述。有宋一代，妈祖尚未被正式尊称为海神，这一称谓始于元朝，方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妈祖为海神。然而，妈祖作为海神的形象在元代和明代之间也存在细微差

异。元朝，统治者更加重视海洋，漕运以海运为主，这一时期妈祖的海神神格主要表现为“护送海上漕运”。元至顺二年（1331）柳贯撰《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至正七年（1347）王敬方写《褒封水仙记》、元至正十三年（1353）周伯琦著《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均对相关事件有所记载。明代，朱元璋施行海禁，将海上漕运改为河运，同时招徕诸国，建立朝贡体系，多次派遣使臣出国，妈祖主要“守护出海使臣”。如郑和《通番事迹之记》道：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着于太常...海洋之状，变态无时...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向，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pp. 44-45）

历史传说中的妈祖最早是巫女，死后被尊为神灵，其形象经历了从“乡土之神”到“海神”的嬗变。发展到明代，妈祖主要被视为海上救难之神，然而，在吴还初的小说中，妈祖被塑造为一位救国救民的万能之神，这一形象弱化了她作为海神的特征，而更多地凸显了她作为护国庇民的济世之神的角色。小说中妈祖之所以被敕封为天妃并飞升成神的主要原因在于她除去为祸陆地的猴妖，解决了汉朝的陆疆危机，吴对此倾注大量笔墨叙写相关事迹。吴书写妈祖海上救难等与海神相关的事迹寥寥，小说全书三十二回，只有第九回“玄真女机上救舟”、第三十回“天妃妈湄洲救护”、第三十一回“天妃妈收服鳄精”等，这三回描绘了妈祖作为海神于海上救难的形象和事迹，同时，第十八回中，也简要介绍妈祖海上救难之事，“今在湄洲显圣，救护海舟”。书中更多的是着墨于妈祖庇护国家陆疆安全、于陆地济世救民的事迹，三十二回中，从第四回“黄毛公投奔西番”至第二十九回“天妃妈收服白鸡”，除去第七回“鱼虾鳌大战东洋”、第八回“四喉伯四海为孽”二回是描写海洋事件外，其余二十五回都是在谱写陆地相关事迹，相关事件包括军中显圣、云头大战、莆田护产等。

小说内容上，吴还初全书并未提及妈祖是海洋之神。第一回“鳄猴精碧苑为怪”开篇就有对妈祖神名的叙写，是文记：“此神宫乃汉明帝时所敕封护国济世天妃林氏娘娘之庙也。”第二十五回“金銮殿传旨宣封”与第一回中的记载类似。第三十二回“观音佛点度二郎”中玉帝对妈祖的册封也是因其护国之功，“林天妃有护国之功……”并未提及妈祖海上救难之劳，而历代对妈祖的褒封中，则重点突出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的形象与功绩。吴在建构妈祖故事的过程中，摒弃关于妈祖为司雨之神、除瘟之神等显圣事迹的记载，即前述对妈祖护佑使臣、降雨救灾、消除瘟疫等前代文献中多次、重复出现事迹的删减。吴还初对妈祖故事的叙写，与同时期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以及之后的《天妃显圣录》等涉及妈祖形象甚至以妈祖故事为本位的文本相比，《天妃娘娘传》无论是在妈祖形象的塑造，还是相关海洋叙事方面，都体现出重陆轻海观念。

在吴还初的笔下，妈祖被重点塑造为一个庇护国家的救世之神。然而，妈祖作为海神、救难之神、护产之神的形象则显得较为简略，这与官方记载和民间记忆中的妈祖形象存在一定的差异。《天妃娘娘传》在国内亡佚，目前流传的版本是日本双红堂所藏明代建阳忠正堂刊孤本。究其在国内的失传原因，或与吴还初重塑的妈祖神灵形象难以被读者广泛认同有关。

此外，吴还初对鳄妖东海争霸情节的描写中，海妖“圈地为国”、以“兵马”“狼烟”等形容海上战争等都体现出其深受陆地观念的影响，“以海为陆”，对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第三回“四喉伯经营图伯”中，鳄妖进犯海若妖“海国”时，夜叉指出：

汝是何方奸凶，无故擅入吾境？吾大王正因前数年汛守不备，号令不严，使奸邪得以私侵境内，以致四境不平。今新主莅政，诸臣勦力，纪纲重重振举，政治处处铺张。令甲熬悬象魏，防守重于边疆。犯者难逃三尺，孰敢不究王彰。汝独不闻入国问禁乎？可接浙而行，乐则生矣，毋三宿出昼，必有后灾。（p. 8）

“四境”“边疆”等说法并不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描述。海洋广阔无垠，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文中叙写海洋时，多次出现“边疆”“边境”等说法，显然是吴还初以陆地为本位思想的体现。他对海妖海上作战的描述也反映出其“陆主海从”的观念，诸如用“金戈铁马振封疆”“左三推毂、右三推毂”“号令诸营兵马”“万里静狼烟”等说法更适用于形容陆地战争，用来形容海上作战并不恰当。第十六回“林二郎铁马渡江”描写林二郎借助妈祖神力，用“铁马”渡海是吴还初“以海为陆”的又一有力证明。

该时期，除吴还初的海洋图书创作彰显出“陆主海从”的观念外，其他海洋图书也同样如此，如记叙郑和下西洋事件的“西洋三书”——《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内容更多记录海外国家的风土人情，重点叙写海外陆地见闻，较少描写郑和一行航海途中之事迹；《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演义》等涉海神魔小说中也主要以叙写陆地事件为主，详细而又具体，对海洋则是简略书写。

综上，多方影响下由吴还初创作的海洋图书《天妃娘娘传》，梳理了妈祖的起源和出身，详述其显灵事迹，助推妈祖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影响其后《琉球神道记·天妃事》^⑨《天妃缘起》《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记载妈祖事迹相关文献的成书。吴本中对海洋生物及海上风涛之险的描绘，有效促进海洋知识的传播，堪称中国早期海洋教育的典范之作；同时，其著述亦深刻折射出文人士大夫失衡的陆海观念。明代是海洋文学全面发展阶段（倪浓水，2022，p.118），诗赋、散文、小说等都有涉及海洋元素的书写，但这些作品均深刻地打上文人受重陆轻海、陆主海从等传统观念影响的烙印。吴还初在妈祖故事建构、妈祖神灵形象塑造以及陆疆危机、海疆危机的叙写过程中，反映出其对海洋的认识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见微知著，这一阶段文人海洋文学作品中所流露出

的海洋观念亦停留在初级阶段。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教育是海洋强国战略基础，推广和深化海洋教育研究与实践是时代所趋”（刘训华，2018a），海洋图书《天妃娘娘妈传》在传播过程中带动了海洋知识的普及，分析史书中的海洋书写，进而剖析明代文人视野中的陆海观念，这些都有助于了解时人对海洋认识的程度，为中国海洋教育史研究提供历史借鉴，推动海洋教育研究的传播与发展。

注释

① “妈祖”之称流行于清代康熙年间，《天妃娘娘妈传》成书之前尚未有这一称呼，当今“妈祖”之称已深入人心，本文对此不再具体区分“天妃”“娘娘”“妈祖”之称。

② 海洋教育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对海洋内容的传播与接受，涉及海洋知识、技术、文化、资源、意识等五位一体的内容传播活动。一般意义上的海洋教育，是指面向全体国民的通识性海洋教育，这也正是当前海洋教育应主张的受众对象。参见：刘训华. (2018). 论海洋教育研究的学科视域.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40(6), 1-9; 刘训华, 励琳. (2023). 海洋教育史：概念、体系与战略视野.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5(6), 22-28.

③ 学界关于吴还初的籍贯有建阳当地人、福建漳州人、江苏常州人、江西南昌人、福建莆田人等说法。黄永年《〈天妃娘娘妈传〉校点前言》认为吴还初是建阳当地人；官桂栓《〈天妃娘娘妈传〉作者吴还初小考》依据《漳州府志》漳州曾改称“南州”认为吴还初是漳州人；刘福铸《〈天妃娘娘妈传〉作者初探》通过“南州”一词含义的考证，并根据诗词押韵特点、使用的方言语汇以及出现莆仙及众多周边的地名，认为《天妃娘娘妈传》一书作者“南州散人吴还初”应是莆田人；程国赋《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从“南州”地名与吴还初的交友圈两个方面论证了吴还初是江西南昌人，笔者认同程国赋“吴还初是江西南昌人”这一说法。参见：黄永年. (1989). 《天妃娘娘妈传》校点前言.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4, 111-112; 官桂栓. (1995). 《天妃娘娘妈传》作者吴还初小考. 学术研究, 6, 107; 刘福铸. (2003). 《天妃娘娘妈传》作者初探. 莆田学院学报, 4, 89-94; 程国赋. (2007). 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 文学遗产, 4, 124-126.

④ 弘治十七年（1504）至嘉靖十一年（1532），受蒙古内部争斗影响，明蒙朝贡往来断绝近三十年。同时，由于朝贡往来缺失，蒙古所需物资不足，只得南下劫掠，明蒙双方经常兵戈相向。基于此，蒙古内部局势稳定后，于嘉靖十一年（1532）向明廷恢复朝贡往来的请求遭到明世宗的拒绝，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爆发，双方都未曾恢复朝贡往来。参见：孟修. (2010).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比较研究：朝贡体制框架下的明蒙关系新探（未出版之硕士论文）.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哈尔滨, p. 27.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庚戌之变》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溃墙入……八月，俺答入蓟州塞……（同月）俺答帅部下至古北口（距离北京仅七舍），以数千骑攻墙……”俺答到达北京后，并未攻城，而是与明世宗继续交涉，欲恢复朝贡往来。后嘉靖皇帝接受徐阶的建议，先让蒙古退兵，再议和。于是，“庚戌之变”以俺答领兵西退而结束。参见：（清）谷应泰撰. (2015).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版). 北京: 中华书局, p. 899-910.

⑥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明廷开马市于大同，与蒙古互市，每年两次，蒙古以马匹与明人交换缎布、粟米等，明蒙双方只互市，不通贡。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廷限制蒙古交易额度，导致蒙古物资不足，再次南下侵扰明廷边境，同年九月，明世宗以此为由关闭马市，后蒙古多次请求恢复互市，明廷都没有给予回复，双方关系再次破裂，之后明蒙双方战火不断。参见：孟修. (2010).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比较研究：朝贡体制框架下的明蒙关系新探（未出版的硕士论文）.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

化旅游学院, 哈尔滨: p. 37-38.

^⑦ 早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便曾因倭寇等问题对日本却贡，《皇明祖训》载：“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建文三年（1401），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完成南北统一，结束日本内战后，意图改善两国关系，遣使来明朝贡，建文四年（1402）明惠帝派使臣送日使归国，并带去诏书等物，但后因靖难之役，朱棣登基，中日朝贡关系并未完全恢复，永乐元年（1403），足利义满向朱棣上表国书及贡品，明成祖回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金印”，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⑧ 据万明研究，这一时期“倭寇”由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商人、中国海盗兼海商集团等共同组成。参见：万明. (2014).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第1版). 北京: 故宫出版社, p. 209.

^⑨ 《封神演义》第三十四回，黄妃摘星楼“指定纣王骂曰：‘昏君！你成汤社稷亏谁！我兄与你东拒海寇’”等是对海疆危机的书写，武王伐纣这一故事主线从侧面体现了陆疆危机。

^⑩ 书坊：指以营利为目标的民间出版社，我国书坊业的发展可上溯至唐代。参见：谢君. (2021).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研究* (第1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 1.

^⑪ 通俗小说：指受大众喜爱的小说，语言通俗、浅显易懂，由说话、话本等发展而来。早期的通俗小说具有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单纯的结构、贴合大众的作品内容、白描手法的充分运用、故事的完整连贯且具有传奇色彩等特点。参见：陈大康. (2007). *明代小说史* (第1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p. 92-100.

^⑫ 《皇明开运英武传》是继《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问世后通俗小说发展过渡阶段的第一部作品，作者武定侯郭勋，其创作该小说的政治目的大于文学意义。

^⑬ 《西游记》的版本及作者问题众说纷纭，可以肯定最晚在元末明初，有一部故事比较完整的《西游记》问世。参见：袁行霈, 主编. (2005).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第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p. 127.

^⑭ 这一时期建阳书坊刊行的神魔小说还有：《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楔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楔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新刻达摩出身传灯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显法降蛇海游记传》《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唐钟馗全传》《关帝历代显圣志传》《潜龙马再兴七姑传》《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封神演义》等，参见：涂秀虹. (2017).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第1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p. 111-115.

^⑮ 宋朝皇帝共敕封、加封妈祖十三次：绍兴二十六年（1156）封为灵惠夫人；绍兴三十年（1160）加封为灵惠昭应夫人；乾道三年（1167）加封为灵惠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1184）加封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绍熙元年（1190）晋封为灵惠妃；庆元四年（1198）加封为灵惠助顺妃；嘉定元年（1208）加封为灵惠助顺显卫妃；嘉定十年（1217）加封为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妃；嘉熙三年（1239）加封为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宝祐二年（1254）加封为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宝祐三年（1255）加封为灵惠助顺嘉应慈济妃；宝祐四年（1256）加封为灵惠嘉应协正善庆妃；景定三年（1262）改封为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

^⑯ 宋代记载妈祖出身来历的文献还有《题顺济庙》《莆阳比事》《仙溪志》《顺济圣妃庙记》《灵惠妃庙记》《梦梁录》等。元代记载妈祖为观音化身的说法如元黄仲元《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厘殿记》载：“妃族林氏，湄洲故家有祠，即姑射神人之处子也……即补陀大士之千亿化身也。”明代，《娘妈传》成书之前，对妈祖出身来历的记载还有《兴化府志》《琼州府志·祠庙·天妃庙》《西湖游览志》《群谈采余》《漠岛记》《重建广石庙记》《重修广石庙碑记》等，出现妈祖出生于五代、是东海广德王第七女等说法。

^⑰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原书载：“妃林姓，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

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予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宝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诞，之日异香闻许里，经旬不散。”参见：(清)徐崇立署.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之未出版古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⑩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原书载：“兄弟四人业商，往来海岛间。忽一日，妃手足若有，失瞑目。移时，父母以为暴风，疾呼之，妃醒而悔曰：‘何不使我保全兄弟无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问。暨兄弟羸胜而归，哭言前三日飓风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异船，其长兄船飘没水中耳。且各言当时风作之时见一女子牵五两（舡篷桅索也）而行，渡波涛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之瞑目乃元神救兄弟也，其长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护也，懊恨无已。”参见：(清)徐崇立署.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之未出版古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⑪ 据李献璋研究，从细节处可以窥见起草并成书于1608年的《琉球神道记·天妃事》，受《天妃娘娘传》影响颇深，参见：[日]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刘月莲校. (1995). *妈祖信仰研究*（第1版）. 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出版社，p. 36-38.

参考文献

- 陈大康. (2007). *明代小说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程国赋. (2007). 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 *文学遗产*, 4, 124-126.
- 谷应泰撰. (2015). *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
- 官桂铨. (1995). 《天妃娘娘传》作者吴还初小考. *学术研究*, 6, 107.
- 黄永年. (1989). 《天妃娘娘传》校点前言.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4, 111-112.
- 贾伟静. (2011). 论《天妃娘娘传》中天妃形象的塑造.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10, 31-33.
- 蒋维钺, 郑丽航辑纂. (2007). *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 李伯重. (1997). “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 47-58.
- 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刘月莲校. (1995). *妈祖信仰研究*. 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出版社.
- 李亦辉. (2012). 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5), 110-116.
- 李亦辉. (2013).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刊刻时间考. *明清文学与文献：第二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198-212.
- 刘福铸. (2003). 《天妃娘娘传》作者初探. *莆田学院学报*, 4, 89-94.
- 刘训华，励琳. (2023). 海洋教育史：概念、体系与战略视野.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5(6), 22-28.
- 刘训华. (2018). 论海洋教育研究的学科视域.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40(6), 1-9.
- 罗春荣. (2006). *妈祖文化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孟修. (2010).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比较研究：朝贡体制框架下的明蒙关系新探*（未出版之硕士论文）.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
- 倪浓水. (2022).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潘茹红. (2017). *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涂秀虹. (2017).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万明. (2014).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北京：故宫出版社.
- 王子成. (2022). 忠正堂《天妃娘娘传》成书时间考.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41(4), 41-48.
- 吴还初著，黄永年标点. (1990). *天妃娘娘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吴世灯. (1996). 建阳书坊的衰落与四堡书坊的崛起. *福建学刊*, 3, 68-71.
- 谢君. (2021).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崇立著.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之未出版古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袁行霈主编. (2005).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Land Dominates the Sea: The Concept of Land and Sea in the Vision of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Wu Huanchu's Construction of the Story of Mazu

PAN Ruhong, WANG Shuo, LI Weiwei

Abstract: “The Legend of Tianfei Niangma” is a long chapter-style novel of gods and demons created by Wu Huanchu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constructs the story of Mazu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with Mazu's subjugation of the monkey and crocodile demons as the main line. Based on his predecessors' records about Mazu, Wu Ben reintegrated and explained Mazu deed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folklor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creation of Mazu novels and book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tory of Mazu, Wu reflects his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Mazu, he intentionally downplays the traditional impression of Mazu as a god of the sea, and emphasizes instead the qualities of Mazu as a god who blesses the country, protects the people, and relieves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which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ognitive perception of land-sea imbal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ir ideological tendency to subordinate the sea to the landlord. At pres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Ocean Power”,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marine culture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ine education.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 in-depth analysis of Wu's works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and the concept of land-sea in the vision of Ming literati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marin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ine education.

Keywords: concept of land and sea; land dominates the sea; story of Mazu

Author Biography: PAN Ruhong, female, Lecture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Minna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WANG Shuo, male,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Minna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LI Weiwei, female,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Minna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